

S' agapo

Je t'aime

Szeretlek

Eu amo-te

T'estim

あいしてる

Nigwedete

я тебя люблю

Ich liebe Dich

사랑해



关于'爱

ESTUDIOS SOBRE EL AMOR

· 奥尔特加-加塞特 | 著

副译

台北大学
中文系教授
赖贤宗
专文导读

继尼采之后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

关于爱的最经典的讨论

关于爱，必须先知道它不是什么，然后才可能知道它会是什么
关于爱，你还有很多不曾思考过的事……

电子工业出版社
PHILIPPO MORE DI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关于爱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著
姬健梅 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l

s Industry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爱 / (西) 奥尔特加-加赛特著；姬健梅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121-21453-0

I. ①关… II. ①奥… ②姬… III. ①恋爱心理学IV. ①C9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5411号

责任编辑：张 毅

特约编辑：黄悦佳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6.625 字数：128千字

印 次：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序言

苏格拉底与赞西佩的和解

“苏格拉底的老婆叫什么名字？”鲁汶老师竟然拿它做口试题目！

我愣住了。只好回答一句：“这究竟跟哲学有什么关联？”

所获得的回答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用意！”

这事就此不了了之，我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直至有一天读到威廉·魏施德（Wilhelm Weischedel）的《通往哲学的后门阶梯》（*Die philosophische Hintertreppe*）（台北：究竟，2002），书中43页至45页有关苏格拉底与其妻赞西佩（Xanthippe）之间的摩擦时，才悟出其中要领。

世人只重视苏格拉底之盛名，却从来不曾为赞西佩着想。一般舆论都指责她为悍妇，却毫不介意苏格拉底如何寡

情地将发妻赶离刑场！（“Phaedo，” 60a）

两个善良的灵魂；

一对不和的配偶。

夫妻心性发展不同步，那真是一件憾事！

说句公道话，赞西佩虽然脾气大一些，却不失为一位贤妻良母。她平日克勤克俭、任劳任怨，一手把孩子们带大，并且还独力支撑起家庭。反之，苏格拉底可曾尽过半点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

站在苏氏立场，我们固然会听到这样的心声：你何苦不务正业、弃家不顾、终日游手好闲，只管喋喋不休地与人空谈！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如果苏格拉底就此返家享受天伦，苏格拉底还会是苏格拉底吗？柏拉图（Plato）还能完成他的《对话录》（*Dialogues*）吗？后他而来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还能获得造就吗？试想西哲史缺少了苏氏、柏氏、亚氏，那将会是怎样的局面！

诚然，凡走上哲学不归路的人，都有很高概率与亲友产生张力；类似的剧码在历史上层出不穷。

——佛陀抛妻弃子，只为了悟道。

——玛利亚说：“我儿，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在找你。”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且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加二48~49）

——尼采想到其家人，就指桑骂槐地说：“苏格拉底找到一个他需要的妻子……事实上，是赞西佩不断将他驱赶到他那独特的职业里去。”

——祁克果（Kierkegaard）拒绝了他曾苦苦追到手、而又在他面前下跪求饶的未婚妻雷吉娜（Regina Olsen）。

时至今日，相似的事件还继续在你、我及亲友身上复制。你不是耳熟能详地聆听到以下的评语吗？

——你何苦放弃一份稳定的职业，而去追寻那些虚无缥缈的学问？

——医科大门为你开启你不进去，却到哲学系鬼混！

——你毕业后有何出路？谁会聘用一个专事批判的哲学家？

其实故事的情节是可以有较圆满的结局的！赞西佩的抱怨，可以转变成堂吉诃德（Don Quixote）侍从的一句：

“我喜欢上他！”关键只在于是否有沟通的管道，让彼此明悉对方的立场，从而互相谅解。如果我们无法一下子化解亲友们的心结，至少也可以通过表明自己的使命来让对方思索，从而完成破冰的第一步。换句话说，目前的当务之急有三：

一、让人明了哲学家的任务

二、让哲学人自己稳住阵脚

三、让志同道合者凝聚力量

一、让人明了哲学家的任务。没有人与生俱来就懂得哲学，甚至是好学不倦之士也不一定与哲学投缘，一般的市井之辈更毫不在意什么是哲学。不过，人生在世，早晚会遇到瓶颈，它叫我们不得不放慢生活的步伐来沉思宇宙人生；西哲称之为对万事万物之惊异，中国人称之为忧患意识。人尤在困惑与挫败中需要明智的导师指引。哲人就在向世人指点迷津上突显其重要性。他担任先知角色，向世界宣示究极真理；而万代都不缺乏他们的踪影，只是他们的智慧在经历岁月的洗礼后，已沉淀在文本中渐渐被人淡忘，而需等待我们重新挖掘。诚然，我们若能重温历代哲人的智慧，用现代人能领悟的语言来翻译及诠释，将更能融入古圣先贤之对谈，从中获得开悟。有前人的思考作借鉴，我们可以有更稳固的基础去探寻更博大、更精深的真理，并与亲友们切磋。在这里，我们所欲强调的是：我们极端地需要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哲学经典来与同伴分享，从而制造对话的机会来让人民了解哲学家的思想与任务，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瞥见真理的光辉。

二、让哲学人自己稳住阵脚。退一步说，先知的呼声不

一定受广大的群众所欢迎，我们的努力不一定会获得满意的结果。可以预期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慧根去聆听湛深的哲理的。万一别人把我们的剖白当做耳边风，那该怎么办？听说有一位宣教士在闹市中布道，路过的行人都没有停下来听讲。于是有人问他说：“既然没有人听你的道理，你又何必继续宣讲？”宣教士的回答是：“至少它还能警醒着我去坚持自己的信仰。”相似的情况是，哲学家在吐露其哲思的同时，除了向他人传递真理的讯息外，也是为了使自已稳住阵脚，以免被世俗所同化。诚然，当我们在传述历代名家之学，或讨论著名典籍，或提出个人见解之时，即使得不到理想的回应，也至少能保住自己的信念，能提醒自己去与古圣先贤精神相契，以融入真理的康庄大道。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地进修、研讨与沉思，以求充实自己。如此一来，更多的哲学作品有一再接受翻译、诠释与研读的必要；更多的有志之士有投身哲学反思与提供研究心得的需求；更多的邂逅、对话、沟通、讲授有进行的价值。

三、让志同道合者凝聚力量。哲学的探讨、典籍的交流、名著的诠释与重译，可使关怀哲学的同道彼此拉近距离，直至凝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向心力，共同向着智慧之途迈进。的确，当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心灵联系一致，将会共同绽放出庞大的光与力，就如同各家各户都点燃起明灯之际，

周围的环境就会被照亮，在旁的人也因而获益。只要点灯的人多于熄灯的人，则世界将会是光辉灿烂的。诚然，有志追寻真理者不在少数：其中有渴望真道而苦无门路者；有寻得门径却苦无良师带领者；有获得良师益友指引而碍于环境的桎梏者；有时机成熟而正在迈向真理且一日千里地进步者。他们很可能就在你、我的身旁，只是暂时没有人振臂一呼而无从被召集在一起而已。假如我们能提供更多研讨哲理的机缘、出版更多有价值的典籍、刷新更多重要的翻译、开启更多被忽略的文本，则一股清流将被引发，世人将深受其冲击，以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欣闻商周出版提出“哲学人”系列出书计划，内含哲学家原典翻译、哲人传记介绍、哲学专题论述、国内外学者研究心得等，从而突显哲学智慧的明灯，让我们能向着真理之光迈进，向世人传达真理，给同道凝聚向心力，使哲学人自我激励而稳走“正知”、“正行”、“正果”。世人早已对粗俗的言论感到厌烦，此时我们更需要有哲学的先知出而传播喜讯，让苏格拉底与赞西佩之间的疏离可以获得弥补。诚然，如果苏格拉底有足够的管道与时间去与赞西佩沟通，她也不至于对苏格拉底如此的不谅解。同样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推出更多宝贵的哲学典籍以作沟通工具，使之更普遍化地流传于市面，让普罗大众都可以人手一

卷，则很多心结都可以冰释、很多融通都可以促进、很多隔阂都可以扫除、很多疑虑都可以厘清；到时东方可与西方邂逅、静观可与思辨连贯、古典可与当代融通、欧陆可与英美对话、主妇可与哲人默契、赞西佩可与苏格拉底和解。我们展望着一个大团圆的远景，而商周“哲学人”至少已经踏出了珍贵的第一步，我们为此而感到庆幸与期待。

关文中

（本文作者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此序为为商周繁体版所作）

导读

爱是从位格的生命中心辐射出去的合一动能

星球卷燃着粉红色火焰
遥望清静大空
宛转的裂隙 释放大能
追忆 亿兆年前的热情奔放
期盼 滑落长空之后
终极未来的
冷凝
现在仅是
无可言说的
孤绝
天地不过是一粒尘土
宇宙埋藏于一点深心
我们
仍屹立

于时间极速扭曲旋转的平衡点

一直 朝望天

用尘土深心

向大空 诉说衷情

——赖贤宗诗作《向空诉情》

一、爱是什么：问世间情是何物？如何寻找真正的爱侣？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是西班牙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他被世人称赞是西班牙的屠格涅夫或杜斯妥也夫斯基。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将他誉为欧洲继尼采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具有美妙文学的才华，作品同时也有探索生命存在的灵性深度。

关于爱，必须先知道它不是什么，然后才可能知道它会是什么。加塞特在书中讨论了唐璜、莎乐美等，讨论了爱情行为所涉及的复杂心理，区别了爱与欲望的根本差异。一般人都漠视了唐璜、莎乐美的欲爱典型之中所包含的巨大的心理动力的实质，更忽视了唐璜、莎乐美的欲爱典型与真正的“爱”的本质差异。

加塞特在《爱的面貌》中如此定义“爱”：爱是灵魂的离心行为、是内心的放射（由内在走向他人）；以经常的流动走

向它的对象，从爱者到所爱者，以温暖的肯定围住它的对象，与对象合一，并且积极地确定对象的存在。因此，爱是从位格的生命中心所辐射出去的合一动能。这个生命中心就是人的属灵神性的位格存在，合一动能则是动力因，也是目的因。

爱是从位格的生命中心所辐射出去的合一动能。神对人的爱是一种恩典与救赎，人效法基督则是十字架的精神。十字架上的爱的生命中心，就是人的属灵神性的位格存在对于生命存在的召唤，乃是合一动能，既是动力因，也同时是目的因。因此，加塞特的书上说爱之对象的选择乃是内心深处的一种选择，如果爱情果真是一种选择，那么我们在爱情中同时具有一种“认知根据”（ratio cognoscendi）和一种“存在根据”（ratio essendi）。我们在爱情之中体验到更高的存有，更高的存有乃是爱情的“存在根据”，假若没有这样的更高的存有，我们的所谓的爱情或许将变得淡然无味、失去活力。爱情之中的具有灵性的“合一”的体验则是真正的爱情之“认知根据”，我们因此得以辨认真正的爱情。

二、爱是“合一”与“恩典”：一个东亚哲学的解读

加塞特曾引用过圣奥古斯丁的名言：“我的爱是我的引力，它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圣奥古斯丁年轻时候是史上情欲最强烈的人之一，他信仰基督对爱做过极为深刻的思考，有时候他能摆脱把爱跟欲望混为一谈的说法，以此作为“爱”之精神标杆。圣奥古斯丁所说是指神爱（Agape），神爱是位格（personality）之中的美与善的满溢而出，是神赐予人的恩典（Grace）。就基督宗教而言，神就是爱，神之爱是实体的实体，成就了一切的诫命与律法。

就西方的爱情哲学而言，爱情（Love, Liebe）包含了情爱（Eros）与神爱（Agape）这两个主轴。情爱（Eros）起源于主体的匮乏，情爱乃是他者在我之中说话。神爱（Agape）则是位格（personality）之中的美与善的满溢而出。

详细言之，爱情（Love, Liebe）包含了肉欲之爱（Libido）、德爱（Philia）、情爱（Eros）、神爱（Agape）四个项目。情爱（Eros）产生于主体的匮乏，包含了灵魂灵性之爱（spiritual Eros）与欲爱（Libido）。欲爱（Libido）是佛洛伊德的术语，指涉及潜意识之中的性欲驱动力。相对于此，德爱（Philia）乃是以品德互相激励，男女异性之中，

以友辅仁，甚至双方孳生爱苗也是因德爱而相互尊敬。德爱（Philia）是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的范畴。神爱（Agape）是人与具有神圣性的更高的存有的合而为一，乃是起源于位格的善与美的满溢而出。就加塞特的观点而言，肉欲之爱（Libido）、德爱（Philia）、情爱（Eros）本身都不是真正的爱，这些都只是为了导引向神爱（Agape）。或是说，神爱（Agape）使得肉欲之爱（Libido）、德爱（Philia）、情爱（Eros）得到成全。加塞特《爱的面貌》区分欲望跟情感，因此让爱的独特之处、爱的本质不至于从我们指缝间流失。在生命的内在经验之中，爱的孕育能力最强，以至于爱成为一切孕育能力的象征。心灵的许多冲动由爱产生，例如愿望、思想、意志力的表现和行动。然而这一切虽是由爱而生，一如庄稼由种子而生，却不是爱本身；爱其实是这一切的根本。凡是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自然也会去追求，不管是在哪一种意义上，也不管是以哪一种方式。不过，要区分爱与欲望，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更高尚的理由。想要一件东西的欲望说到底是要拥有那样东西，“拥有”意味着那件东西进入我们的生活，仿佛成为“我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占领与控制（domination）。欲望一旦达成就会自然消灭，随着得到满足而逐步消失，转移兴趣。相反地，爱却是永远的不满足。欲望在外表看来是出于主动的，

事实上却具有被动的性质，而且仔细加以检视，当我心中有欲望，我想要那样东西到我这里来，乃是出于主体的匮乏，对对方有所期待。在欲望之中，我是万有引力的中心，期待那些东西落到我这里来，让我占有对方，满足主体的暂时的欠缺，一旦占有而满足便弃之而去，仍然处在一种主体的匮乏之中。爱却正好相反，我们将会看出爱是全然的主动，乃是出于位格的美与善的满溢而出。老子说：“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爱的位格中心就是如此，虚我忘我，奉献给对方而与对方共同属于更高的存有——道。

诚如所说，爱着一件东西的人走出自我，走向他所爱的对象，成为那样东西的一部分，爱者是生命的勇者，他虚己忘我，与爱慕的对象合一，成为一体，在爱的合一动力之中，回到道的浑全。能让一个个体走出自我，而走向另一个个体（更高的存有），大自然中最大的力量也许就是爱，道法自然，超性自然之中就包含了这样的爱。在欲望中，我想把所渴求的对象拉到我这里来；在爱中，我被拉到所爱的对象那里去，而在一个更高的存有之中，合而为一，老子说：“常善救人，使无弃人。常善救物，使无弃物。”大爱者泛爱众，而亲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乃是菩萨之爱。

三、爱的本体学：神秘主义与“爱”具有共同的根源

加塞特引用圣奥古斯丁关于爱的名言，进而讨论神秘主义与“爱”具有共同的根源，都是一种神爱（Agape）的体验，蕴含了一套爱的本体学（Ontology of Love），这里之所说应该是此书最大的贡献。底下做一导读，并且以田立克（Paul Tillich）的文化神学与亚洲哲学加以补充。

这里所说的神爱（Agape）涉及与“合一”的体验，合一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合一，人与人的合一，以及人与神的合一。神爱（Agape）可以点化爱情（Love, Liebe），让肉欲之爱（Libido）、德爱（Philia）、情爱（Eros）、神爱（Agape）在神爱（Agape）之中得到成全。在东亚哲学的传统之中，合一体验就是“和谐”（和）的课题，也就是人与自己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合一。人与自然的合一，包含了人与物质的和谐，以及人与灵性自然（超性自然）的和谐。夫妇一伦是五伦之根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在如此的男女情思之中，可以实现人与自己的和谐（情与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合一。如此之“诗教”，具备神话诗学的动能，可以点化人生的各种情境，达到整体的和谐。

加塞特指出：虽然研究神秘主义的学者都晓得神秘主义